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要籍彙編

詩評卷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叢籍彙編

詩評卷 貳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本册總目

國雅品一卷	(二七六一)
詩的一卷	(二八一五)
四友齋詩說三卷	(二八三一)
說詩三卷	(二八七三)
玉筍詩談二卷續玉筍詩談一卷	(二九九五)
藝圃擷餘一卷	(三〇六五)
詩數二十卷(內編)	(三〇八三)

國雅序

句吳顧儒林君仲氏選我明詩，彙次之，題曰《國雅》。朝更十三，歲逾二百，品列總若干人，備體凡若干首，例準貫、鄭，評覈殷、高，銓昉舍人，標符常侍，勒爲二十卷。富哉精矣！請序於司勳氏。嗟乎，余豈敬仲流哉？《詩》由孔公刪後，斷自三百。系之《風》者，采民間男女相和之謠，用之閨門鄉閭者也；系之《雅》者，采文人學士詠歌之辭，用之讌饗朝會者也。「王風哀以思」，「大雅久不作」，昔人蓋傷之矣。下輟陳詩之典，上罷采風之使，出於摘藻揆天者多，而興於擊轅相杵者少也。存雅庶可以迴風，否則，詩不幾於亡乎？矧我明大一統，四海同風，皇雅攸作，滌淫俊雍，紛紛乎沈、蕭不顧其美焉。詩教云邈，作之惟艱，學力困而才情嗇也。匪作之艱，知之惟艱而言之尤艱。世乏師涓，我心蘊結；時罕商、賜，誰與晤言？夫人盡盲也，盲於心者，妄爲鳴噪；盲於目者，謬爲雌黃。今選者徐、黃、張、俞而下，無慮數百家，咸靡當焉。非身入堂奧，審音協律，若持衡以平劑量，秉鑑以燭鬚眉，妍醜眩而輕重乖矣。吳札深於獨觀，梁昭折於群好，其庶幾哉！仲氏誕秀華宗，遊神藝圃，余宦滇臬，君參幕僚，文以飾吏，政不廢詩。爲序《昆明集》，而太史楊用修並加甄賞。辟登彼岸，爰諦阿含，若超上乘，聿研小品，有本者類如是。

爾。余謂南威議媛、龍淵操割，明曷失焉？或嗜甘忌辛、好丹非素，公曷暱焉？片瑕既掩，尺璧亦捐，乃持兩可，斷曷徇焉？蓋世鮮兼才，人挾長伎，取其所長，棄其所短，就其人而得之，己不與焉。使執少陵之艷者，比而索李，殆無李矣；取太白之雄者，泥而索杜，亦無杜矣。猶之孚尹非可論珠，圓媚難以求玉也。《三百》之外，逸詩往往見於載籍，卒莫可入，孔公其精矣。東哲乃欲補亡，淺哉！茲編足以宣盛世之雅音，立詞壇之赤幟。沆也何幸，御勃屑於西子，蘇糞壤於申椒，爲斯集累，讀之未竟，良自慙焉。

萬曆改元歲在癸酉秋八月朔，賜進士天官大夫敕僉憲使吳郡皇甫沆子循撰。

大江之南，山川幽奇，發爲人文，亡論古昔。即今時登壇建幟，提槩抽毫，顯融者振藻士林，其巖穴棲遁之流，無不窮載籍而發天籟，泱泱乎東海之風也。僕弱冠時，結客燕肆，希心此物，已乃放逐瘴鄉，棄捐舊業。頃領大方之役，則文牘填委，意興奇減。然於境以內高人未嘗不博求名德，將有所待，以修晤言之適。承使者貽我四詩並及《國雅》，益見巖穴名流用情斯文，以揚一代文明之音，意甚善矣。往得俞氏《百家集》，雖稱廣收已勤，而汰揚未力。讀足下所爲書，可謂精核。而又使僕以巴人下里之曲夾雜其間，將無蹈俞氏之轍乎？使去，具謝美意，臨紙惶恐。張佳胤頓首，九月廿七日具。

刻中錯數字，乞易之。

《國雅》勒成，上之大中丞張公撫臺。祇奉手報，伏而讀之，仰見公敷文翊運，弘亮任度，輒忘軒冕，軫存溥落。昔賢吐哺揚烈，延攬垂聲，翕受之風復振於今。惟公鼎司保釐，兼屬藝苑宗範，大雅藻翰，不敢例附，敬式之簡端，爲是編流嚮云。顧起綸謹識。

《國雅品》者，品國朝之風雅也。夫詩固難作，而知之爲尤難，品何容易？蓋唐以音律選士，一時登壇唱和之篇，爛然盛矣。殷、芮、姚、高諸君子，咸有編選，識者不無偏駁之議。至高新寧《品彙》，考究宗始，分別材情，而有唐一代吟詠遂收定價^{〔一〕}。然要之，則《正聲》精矣。夫知詩如高漫士，且追悔曩日之濫觴也。詩之難品，謂非自古患之乎？

明興，世運更新，元聲再振。自高、楊、張、徐以來，至弘、德、嘉、隆之間，作者無慮數百家，而關西獻吉、濟南于鱗，傑然尤稱宗匠。顧卷帙繁漫，孰收詮次之功？而甲乙雌黃，未睹要渺之旨。如《明音選》約矣，而病於弗該；《百家刻》弘矣，而苦於未釐。其他管窺蠡測，可無論已。自非鍾子期善聽高山流水之調，能無逃聲哉？錫山九峯顧君，華宗玉樹，博覽縹緗，遊適之暇，哀我明雅韻，類而品之。非意興高遠，音韻清致者弗得入彀。於諸名流鉅匠，輒加評騭，摘其極工之句，以見大都。其選輯之勤，品藻之確，予以爲高廷禮以後，此其再覲者。有裨於昭代風雅，豈淺鮮哉？蓋顧君清標逸致，翛然水竹之居，清境會心，必見之詩。與予往來諸作，予心醉焉。伯子中翰、元濬尤工吟札，方以文章向用於清廟明堂，予雅重之。則是編也，豈徒品之云乎？知詩、能詩，君父子蓋兼之也，豈不爲尤難哉？刻成，樂雅道之流布，不揆僭爲之序，賞音君子亦以予言爲然乎？

萬曆二年夏，閩玉融施觀民撰。

〔一〕按，「收」下疑脫「名」字。

國雅凡例

句吳顧 起綸玄言 撰次

卜商序《詩》曰：「言形於四方，謂之雅。」雅者，正也。蓋政有大小，故有《大雅》焉，有《小雅》焉。大抵極藻麗之辭，得情性之正，斯雅在其中矣。揚雄亦云：「詩人之賦典以則。」沈約又云：「啓心閑體，典正可採。」然而則也，正也，非雅之謂歟？余也采方國之盛音，纂明代之正始，乃祖述二三子者，於是乎名之曰《國雅》。復論次其例，凡一十條，見諸左。

論本例 按徐氏《風雅》、黃氏《類選》、張氏《文纂》、俞氏《百家》，凡我明詩人，無慮數百家。徐所編詳於成化前，而略於成化後；黃所編詳於正德前，而略於正德後。黃稍叙世次，變體節目，準《品彙》例也。張、俞二氏，則存沒兼收，中無倫次。張復分類瑣屑，殊失詮次本義，鈞之乎浩漫未核也。余就故篋中手筆，諸名家愜意詩若干卷，并平生所積名集，得商略而采之，復大搜未備，隨適哀帙。

論體例 古詩稱風、雅、頌，今體稱古、近、絕。正變雖殊，理趣頗合。今從原本編次，故不立格分門，各備一家言，準姚《極玄》、殷《英靈》二集例也。

論采例 赫奕有明，列聖宸章，宗藩藻什，具在中秘，弗錄。凡巖廊鉅公、海岱名士，暨閨秀方伎旁流，無論今昔，只從世次詮定。國初元季名人，已編入《元音》、《體要》，及雖未盡編，或聲調欠雅者，悉略之。自洪武初，高、楊諸公倡爲正始，此明之初音也。歷永、成間，假無姚、曾、李、石數公稍振頹風，幾亡詩矣，故采中不敢廢。至弘、嘉間，諸名公作而大暢風雅，此明之盛音也。故文與時遷，雖高下異習，揆之閑不逾檢而雅得餘風者，亦在所采。昔莊生啖梨，甘可其口；楚女紉蘭，鮮裁于中。世當亮之，余無所諱。

論題例 凡當題字，上空三字，次空二字，又次空一字，準唐顏魯公題玄宗御碑例也。

論纂例 編中間有卓然名家如高、楊、李、何輩二卷，是余篋中故所編，業已付梓，稍不拘世次。洪、弘之初，二三家有錯雜後先者，是準唐詩錢、劉入高、岑例也。至四皇甫暨我諸府君，并山人之同里者，並以類叙。蓋互有倡和，得了然便覽，亦準《聯珠》、《篋中》例也。

論稱例 稱以今官，尚矣。其謫官猶故稱者，何也？蓋稱所習聞，如省郎左遷於外，久而歷仕至大夫，則從大夫稱矣。不然，且從故稱，易識抑又厚之道也。惟楊鐵崖仕元，國初應聘，未授官而卒，既不可稱故官，又不可稱聘君，今稱字亦安。其嘗好薄游者，則稱山人；高尚者，則稱隱君。稱居士、稱子、稱生之屬，並雅之也，庶乎不謬。

論更例 諸名家詩間有累字舛韻者，隨筆謬更一二，輒附篇末，嗣知言者詮定。故文爲公

器，諱是私機，直諒之士，寧無可否？由芻蕘之徑，造大雅之堂，幾何人哉？

論遺例 海內故多作家，偶未錄者，特未見其詩耳。錄之少者，猶未得其集也。中有佳篇，偶值累句，惜乎棄之。初，俞氏新編，往往借閱於姚山人所，愜余意者即鈔之。是編成，而俞之後編出，遂不及鈔。至名賢鄉達，並有鳳德鴻業，故不假文辭錄也。余識乏興公，差可斟酌品目；名慚殷浩，奚足獻酬群心？故汲冢魯丘，寧無未譯之文？卞玉交珠，致有見遺之嘆。

論闕例 諸家姓氏，略具里爵世次，以便覽者。其大節，稍詳於品中。前無所考者，姑置闕文焉。

論續例 國朝之詩，如墳林藻海，非衰眊能窮。編中有一二首佳者，凡百餘家未輯，當續而廣之，作《續國雅》。惟閨品以下，旁搜殆盡，以品中乏此輩耳。故士品種種，弗能悉，不可謂瑣瑣瑟瑟非寶也。

論品例 余觀《唐六家詩》并《品彙》，並以宮闈置之仙釋後，是遵史例也。惟我明《統志》，則列女在仙釋前，少別方內外也，於義頗安。是品昉之。

國雅品

句吳顧起編玄言撰

夫韓嬰作《傳》，聿興觸感之情；匡鼎說《詩》，頗適解頤之趣。彼荆筑悲歌，而燕丹變色；嵇琴雅奏，惟向秀擅聆。豈同聲起余，合志發憤邪？余作《國雅》既成，復就選中若干名家，遡自洪初，以迄嘉末，憐高哲之既往，嘉英篇之絕倒，輒一賞譽之。偶有所得，僭附鄙見，祇從世代編次，非敢謬詮甲乙。迨今名達鄉範，固多闕文，特標品目，尚俟知言爲之揚確。蓋采音吳札，鄒得無譏；藻品梁嶸，歿者斯撰。例當竊比於是，名之曰《國雅品》。若夫品之源流，前賢叙論，代有高鑒。惟嚴儀卿一家，頗稱指南。至我盛明弘、嘉間，又諄諄啓迪。如昌穀《談藝》，足起膏肓；茂秦《詩說》，切於針砭；用修《詩話》，深于辯核；子循《新語》，詳析品彙；元美《卮言》，獨擅雌黃。五家大備，將何復云？

士品一

國初迄洪武，凡二十有五人。

高侍郎季迪 始變元季之體，首倡明初之音。發端沈鬱，入趣幽遠，得風人激刺微旨。故

高、楊、張、徐雖並稱豪華，惟季迪爲最。其古體咀嚼劉楨，近體厭餒李頎。如《長門怨》云：「君明猶不察，妒極是情深。」《薊門行》云：「中國多荒土，窮邊何用開。」《少年行》云：「寶刀不敢輕輪却，明日沙場欲報恩。」《猛虎行》云：「猛虎雖猛猶可喜，橫行只在深山裏。」《郊墅》云：「僧來雙屐雨，漁卧一船霜。」《秋興》云：「梁寺鐘來殘月落，漢宮砧斷早鴻過。」《寒山寺》云：「船裏鐘催行客起，塔中燈照遠僧歸。」佳在實境得句，足以嗣響盛唐，宛如霜隼摩空，風翻健捷。《卮言》云：「季迪如射雕胡兒，伉捷急利，往往命中。」亦是名鑒。集中諸作，如「咸關月落聽雞度，華嶽雲開立馬看」，「兵馳空壁三千幟，客宴高堂十萬錢」，「松風吹壁鶴翎墮，梅雨過溪魚子生」，「簾外鐘來初月上，燈前角斷忽霜飛」，各臻高妙，例不能多采。

楊廉訪孟載 才長逸蕩，興多雋永，且格高韻勝，渾然無迹。如《掛劍臺》、《江村》、《郊居》、《岳陽樓》、《過豐城》、《無題》諸作，全篇幽暢，方之錢、劉或未迨，元、白斯有餘。五言如「石枕支頤冷，江瓢漱齒腥」，「斷甕沉沙嘴，殘碑露石稜」，「空闊魚龍舞，娉婷帝子靈」，七言如「六朝舊恨斜陽裏，南浦新愁細雨中」，又髣髴唐中興語矣。

張司丞來儀 體裁精密，情喻幽深，頗似錢郎。其《送僧還日本》云：「杖錫去隨緣，鄉山在日邊。遍參東土法，頓悟上乘禪。咒水歸龍鉢，翻經避浪船。本來無去住，相別與潛然。」字字沈著。至《遊山寺》，句有「松老知僧臘，禪空悟佛心」，或譏其剽竊韓翃「僧臘」、「禪心」語也。

昔子卿有「明月照高樓，想見餘光輝」，子美有「落月照屋梁，猶疑見顏色」，庾信有「落花與紫蓋齊飛，楊柳共青旗一色」，王勃即仿「齊飛」、「一色」成句，不以為病。今來儀用「老知」、「空悟」，虛字轉妙。余近《題南林禪院》亦云：「門前流水經行意，湖上青山宴坐心。」寓目得句，偶與此合，豈有意述古邪？

徐方伯幼文 詞彩迢麗，風韻淒朗，殆如楚客叢蘭、湘君芳杜，每多惆悵。皋亭山作，全佳處當似耿淖。余嘗愛其《折蓮子》絕句云：「柔絲零落芳心苦，未及秋風已斷腸。」讀之頗增悲慨。集中有《送曾伯滋赴西河將幕》云：「上將初分閫，儒官解習兵。風旗春獵野，雪帳夜歸營。洸水從岷下，祁山入隴平。知公能載筆，草檄報邊聲。」中二聯並佳，亦足入選。特起句不切幕職，惜之，仍附于品。

倪隱君元鎮 高風潔行，為我明逸人之宗。讀其詞，足以陶性靈、發幽思。至《俞子過荆南精舍》與《江南曲》諸篇，振秀絕響，不忝韋、柳。及集中所載《贈王生》云：「君其慎語默，世事豈余聞？」《秋夜賦》云：「恬然斯寡欲，榮名非所忻。」可想見清節，豈徒老一丘之士哉？

楊聘君廉夫 才高情曠，詞雋而麗，調悽而惋，特優于古樂府。而近體不免無元人風氣^(二)，

(二) 按，「無」字疑衍。

故《元音》所載者，悉略之。廉夫爲元進士，仕奉訓大夫，提舉建德路總管。嘗策蹇視事，江南德之，歷陞江西等處儒學提舉。會洪武一統，應聘修史。抵京僅百日，遂謝病還雲間。後臨革，撰《歸全堂記》，投筆曰：「九華伯招我，當往。」及逝，聞空中百人步履聲，詎不怪哉？張外史天雨叙廉夫集云：「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，以古語駕御之，惟李季和、楊廉夫稱作者。廉夫上法漢魏，出入李唐，其古樂府有曠世金石之聲。」宋文憲公景濂亦稱鐵崖君「聲光殷殷，摩戛霄漢」。吳越名士競歸之，比東海倪元鎮、崑山顧仲瑛、雲丘張仲簡、吳興郟九成，皆其客也。廉夫之迹，頗類陶靖節。讀其《買妾》云：「買妾千黃金，許身不許心。使君自有婦，夜夜白頭吟。」則其不百日引去者，所指微矣。至《俠客》詞云「太阿飛出匣，欲取賈充頭」，又「夜宿倡樓酒未醒，飄風吹落鴛鴦瓦」，何其雄偉豪邁邪！老鐵以余爲知言否？

張學士志道 境人清頓，未脫夙武。如「野烟喬木晚，江雨落花深」，「鹿迹閒行見，松香獨自聞」，「鳥影似猶見，猿聲疑或聞」，此例思深且幽，非元調也。

汪忠勤朝宗 詞新調閒，不失唐人大檢。至如「倒藤懸宿鳥，絕壁挂晴霓」，「嶺樹垂紅葉，汀沙聚白鷗」，「樹密巢歸鳥，溪迴響暗泉」，並稱幽致也。《卮言》云：「汪如胡琴羌管，雖非太常樂，琅琅有致。」余謂：較之朱絃路鞞故不足，蘆簧土鼓尚有餘耳。

孫翰籍仲衍、黃待制庸之、李長史仲修 舊稱「廣中四傑」，並有盛才，特閑於七言。如孫之

《蔣陵兒次武昌》、黃之《戰城南》、李之《秋晴》等篇，能自迴出常境，綺蘄處亦類初唐語。《楚騷》云：「南州炎德，桂樹冬榮。」三君子之謂也。至五言近體，非其所長，故尺有所短耳。惟王給事彥舉係河東籍，廣，初出元調，因無所取，姑置再續。

劉文成伯溫 公伊、呂之佐，文其緒餘耳，故駿才鴻調，工爲綺麗。古風如《思歸引》、《思美人》，近體如《古戍》，並出《騷》、《雅》，亦足以追步《梁父》，憑陵燕公矣。

宋文憲景濂 文既綜緯，詩稍平易。余所取祇二三篇，句亦清拔，不失崇雅思致。

林員外子羽 才思藻麗，如游魚潛水，翔鳶薄天，高下各適情性。廬陵劉子高序其集云：「已窺陳拾遺之奧，大有開元之風。」余所選五言全佳者，如《芙蓉峰》、《出塞》、《送高郎中讀書臺》。其句有「苦霧沈旗影，飛霜濕鼓聲」，似「戰餘落日黃，軍敗鼓聲死」；又「燈影秋雲裏，書聲晚磬中」，似「塔影挂青漢，鐘聲扣白雲」。七言如「堤柳欲眠鶯喚起，宮花乍落鳥銜來」，並稱警絕，信不在大曆下也。

袁侍御景文 才情邁拔，往往有奇語，尤閑于詠物。其《題白燕》、《聞笛》，頗爲時口膾炙，蓋七言律不易得。元和以還，千百年之中，僅見高侍郎一家，何其寥寥也！昔王獻之調季琰曰：「弟書如騎驢，駸駸欲度驂騑前。」袁之追風尚遠，騁思頗逸，得次之接武。

王參軍元章 才瞻思新，善繪梅竹，得意處輒題，往往奇拔，尤長于七言。如「雲合紫駝開

虎帳，天連春草入龍沙，「海氣或生山背雨，江潮不到石頭城」，「千峰回影陷落日，萬壑欲盡松風聲」，抽思雖奇，摘詞未秀。

顧居士仲瑛 聲調逸秀，綺綴精密。頗任俠清狂，一時名士李、楊諸公多樂與之游。晚年嘗寄居吳下名刹，更號金粟居士。其小像首戴一笠，自贊云：「儒衣僧帽道人鞋，到處青山骨可埋。遙憶少年豪俠興，五陵裘馬洛陽街。」讀之想見其曠達豪邁，超然峰距。隆慶間，余在吳門，偶得一白玉印，方可寸許，上有回首左盼龜紐，文曰「玉山草堂」，極精且工，若獲拱璧。適史太僕恭甫至，把玩持去，今不知流落誰手。故高士神物，附識之。

甘二守彥初、唐翰林處敬 思頗清僻，甘如「一瓢風外樹，雙屐雨中山」、「白草交河道，清笳捕虜營」、「錦衾成獨旦，羅扇覺先秋」，唐如「山色元來蜀，江聲直到吳」、「月到翻經榻，苔緣掛壁琴」，亦是高唱。其詹尚書、劉太宰、方翰博三公，聲調若虎步鴻苑，並有氣概，特乏健彩耳。

趙山人景哲、郭掾史子章 興洽清真，並是逸才。趙如：「殘雨挂空江，濛濛若千里。暝色夕鳥前，寒聲暮猿裏。」又：「飛花香度樓前幕，高柳涼生仗外峰。」郭如：「落日平淮樹，春潮帶皖城。」又：「東鄰茅屋新烟起，南澗石橋春水生。」此例佳甚。又郭有《宿雨》云：「宿雨蕭蕭悴客心，高齋連日滯秋陰。一枝未遂鷓鴣志，四壁寒愁蟋蟀吟。家在淮南青桂老，門臨湖水白蘋深。鯉魚風熟香粳早，釣艇誰移近竹林。」五六是唐韻，結是元調，偶無所取。

高翰籍廷禮 才識博達，嘗輯《唐詩品彙》，世稱精鑒。及閱其集，文多而意少，且乏新興。至《擬古》諸作，頗擅雕蟲，往往青於藍者。

士品二

一 永樂迄成化，凡二十有一人。

姚恭靖廣孝 性空思玄，心寂語新。其興彌僻，其趣彌遠。如「籠馴傳信鶴，池蓄換書鵝」，「翠低承雨竹，綠碎受風蕉」，「過林纔見日，到渡不逢山」，此例已到彼岸，惠休、法振，不得專譽禪藻矣。且公以慧智翊贊靖難，勳極公階，乃蕭然緇衣以終，其身了無慢幢，不賢于悻悻功名之士乎？

曾少詹子啓 該博逸蕩，其才長於七言。古遂切直，健捷爲工，頗以繁靡爲累，故永、成間多效其體。先輩于肅愍、楊文貞諸公，互相崇尚，亦一時藝林風氣使然也。其《行路難》、《燉煌》二作，頗不失唐家聲。袁氏《獻實》云：「曾公浩如懸河，所乏嚴潔。」此是確喻。

王翰檢孟陽 典雅清拔，綽有天寶俊聲。如「諸天花雨遍，雙樹慧燈懸」，「夜月桓伊笛，秋風驃騎營」，「孤帆乘吹發，一雁渡江遲」，「江路猿聲早，山城榕葉涼」，「一燈今夜雨，千里故人心」，並是司空、皇甫之餘。

劉孟熙 渙之子，恕之弟，爲會稽名家。其才思雄健，長歌頗放誕。如「馬嘶秋草闊，雕落